

主页 > 副刊 > 新视野 > 环境经济平衡发展 正确管理恢复泥炭地

环境经济平衡发展 正确管理恢复泥炭地

18点看 2016年6月24日

报道：陈绛雪 摄影：陈成发



马来西亚全球环境中心主任费扎帕里斯：在泥炭地上种植的大部分经济物种，都是外国品种，比如巴西橡胶、西非油棕、中国茶叶，却没有开发真正适合本地土质的品种，比如日落洞树（Jelutong）就是其中一种上好的橡胶树品种。

2006年，东盟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，展开2006–2020年东南亚泥炭森林计划，拟定一系列保护泥炭地的策略和行动，“永续”是终极目标。

站在环保组织的立场，停止开发泥炭地是最好的保护政策，但对于放不下经济考量的政府和企业，那是不可能放弃的选择。

最后的折衷方案就是拟定正确使用及良好的管理策略，同时尽速恢复还有希望的泥炭地，以求两全其美，平衡环境与经济发展。

国际湿地组织（Wetlands International）不止一次促请政府和相关工业，即刻停止将剩余的泥炭森林转换成农业地，同时必须加速提倡泥炭地的保护和森林恢复行动，尤其是泥炭地最多的东南亚区域，东盟各国政府必须保护和采取永续管理泥炭森林的策略及折衷方案，比如种植不需要排水系统的农作物。

国际森林研究中心（CIFOR）则认为，林火和烟霾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的影响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、泥炭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重要性等等大层面的论述从来不缺，但却激不起大部分人的重视，若从解决健康、贫穷、粮食和治理议题等重要或互惠互利的情况着手，反而更具建设性和效果。

财政支援政策

该中心提出的几项策略和其他国际组织大同小异，包括大幅度减低将森林转换为农耕地、减少在农业中使用火、普遍减少在泥炭地上耕种、改善乡村的生计和收入、改善永续性产品的市场和其价值锁链、恢复退化的泥炭地。

但是，这种大层面的策略，仅针对并适用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和投资者，对于那些必须依赖土地生存的最基层，该组织强调“提供替代行动”——比如给那些依赖在泥炭地火耕的贫穷群体，拟定和提供更广泛的财政支援政策。

“最关键的是，我们需要一个长期跨领域的计划之合伙经营，包括林业、农业、健康、金融、执法、大规模的商业和群众教育。”

土地也要修生养息

马来西亚全球环境中心（Global Environment Centre, GEC）主任费扎帕里斯（Faizal Parish）接受《南洋商报》专访时则坦言：“倘若你问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会告诉你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保住泥炭地里的水，让泥炭地保持湿地状态，保住其自然功能，保住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。至于那些已开发作为农业用途的泥炭地，已有60%之多，要想完全恢复和禁止使用是不可能的任务，唯有谨慎处理，采用亡羊补牢之策，及时拟定和执行良好的管理作业系统，比如交替农作种植（alternative crops），让土地有修生养息的时间，被遗弃空置的土地则种植树木，恢复森林状态。”

泥炭地干涸耗竭的主因，关键在于修筑渠道疏导引流，利用泥炭地的水作为灌溉，或是利于农作种植。因此，最简单而彻底的解决方案就是截断抽取泥炭地地下积水的渠道，这也是全球环境中心的其中一项主张。

“泥炭下陷就是因为积水流失所致，只要将一根桩留在泥炭地上半年，之后就会发现下沉甚至消失。这个实验证明，当泥炭地被榨干，失去积水的支撑，土地就会塌陷。”

泥炭地下陷

实际例子并非没有，柔佛州的一个油棕园，50年后的今天，泥炭地已下陷3、4公尺，上的油棕东歪西倒，因为“站”不稳。

现实情况往往复杂很多。在排水渠道的问题上，一些专家主张“适可而止”的替代方案——适量排放泥炭地下层的积水、了解及掌握在泥炭地种植的方法或以替代作物种植，让土地有修生养息的时段，继而可重复使用，遵循永续农业的指标。

综合费扎帕里斯所强调永续使用泥炭地的四大方案——

- 保留在森林状态的泥炭地，明文禁止开发。
- 妥善管理泥炭地，限制开发，保持湿地状态、自然功能、防止水患、平衡生态。
- 已开发作为农业用途的泥炭地，制定和执行良好的管理和作业系统，不只是政府单方面的责任，拥有资金和能力的大企业，可投入科研及改变作业方式。
- 长期教育最接近泥炭地的社区和使用者，因为大部分不了解泥炭地危机而继续遵循传统作业模式。

本地橡胶及油棕研究专家朱乾海博士曾著文探讨泥炭地的管理问题，同样提出“替代种植”的论述——要在泥炭地种植，必须了解

其地质特性及正确的使用方法。泥炭地土质松软，种植前必须压实，将苗种在洞里，即深15厘米的植洞，更要懂得水位的管理、保留软性植物及藓苔，则能两全其美，减少或避免对泥炭地的伤害。

永续，是拯救泥炭地的终极策略和理想。

【结语】

发挥力量，扭转泥炭地命运

对于大自然，人类总是知之太少，却贪婪太多，即使面对环境危机，在权势和利益面前，依然本性难移，执迷不悟。

过去10年，近乎三分之一的森林损失是油棕扩张所致。人们将砍伐森林或把泥炭沼泽抽干后，用最“传统”而直接的焚烧法清空土地，不惜造成危害健康和环境的霾害。天然森林的树木和植被焚烧殆尽，泥炭地和沼泽干涸，原本封存在地下的碳犹如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，尽情释放温室气体，造成全球暖化。有15%人为产生的温室气体，是因为森林砍伐、森林退化和泥炭地排放所致。

环境日趋恶化

摧毁森林，抽干泥炭，美其名为“发展”，实际上弄巧反拙得不偿失，反而因环境恶化及霾害而妨碍经济活动，牟取短期利益，牺牲长远未来，日趋恶化的环境，是正在自食其果的警讯。

撇开远在天边的其他区域情况，看看本身所处的东南亚区域，多项调查和研究预测，截至2020年，油棕种植园的扩张，可能造成400万公顷的森林损失，其中以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婆罗洲、巴布亚岛、苏门答腊和刚果盆地最严重。

诸多报告一再揭露，苏门答腊虎和犀牛、婆罗洲的大象和猩猩等濒临绝种，清洁水源和水土流失造成极端的干旱及洪涝，社区居民的家园和生计也面临危机。

油棕对泥炭地的破坏已是不争的事实，其他“除贫”、“促进经济”等堂皇的理由，也不能掩盖自私贪婪、破坏大地的罪恶事实。若要政府和企业完全放弃泥炭地上的油棕种植，几乎可以笃定是“痴人梦话”、“天方夜谭”，唯今之计，是最起码的“亡羊补牢”策略，尽力保护仅剩的泥炭地，同时善用和管理已开发的泥炭地，力求达到永续的双赢目标。

欠缺“执行力”

策略方案早已摆在眼前，欠缺的是“执行力”——不只是政府单方面的执行力，还有土地使用者和企业经营者的配合及执行，印尼是其中一个实例。

尽管该国政府新领导层一再公开声明保护泥炭地的决心，并且成立专门负责的泥炭地复原机构，该国最大油棕工业产品集团之一的金光集团（Sinar Mas Group）旗下的亚洲纸浆品公司，一方面高调与Belantara基金会和印尼南苏门答腊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，并与西加里曼丹政府共同发表宣言，支持推动永续地表景观管理，但另一方面却被泥炭地复原机构指“不合作”，拒绝配合修复泥炭地的政策。

你我责无旁贷

人们或许可以指责印尼政府无能，没有严厉执行法律规定，空有承诺，没有行动，但在印尼大肆开发泥炭地，并且阳奉阴违的大企业，不乏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外资公司，倘若马新两国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，东盟国家没有相互配合，问题终究难以妥善解决。

不要以为其他小型种植业者，或是没有涉及开发泥炭地的你我就没有责任，费扎帕里斯和卡洛琳一再强调的“社区居民是保护泥炭地的关键人物”是无可否认的事实，从开发土地、种植农作、工业生产到市场供需，是一道环环相扣的链，倘若社区没有足够的意识和行动，没有善用及正确使用泥炭地，并且拒绝不合理使用泥炭地所生产的产品，其实也等同于间接“助纣为虐”。唯有最接近土地的社区，处于产业链终端的消费市场，愿意支持对环境永续的商品，才有可能发挥力量，扭转泥炭地的命运。

破坏环境，每一个人都难辞其咎，保护环境，每一个人都责无旁贷。



点赞

0赞